

■本报记者 范昕

“把佛头、骷髅头穿在身上，把熊猫的两个眼睛设计在胸口，这怎么行？”对于如今的设计领域，86岁的工艺美术家常沙娜有着太多的看不惯，近日被聘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顾问教授、做客“上美讲堂”期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位头发花白、声音爽朗的老人直言不讳。在她看来，工艺设计是美的传承，来不得简单粗暴。“首先要虚心研究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再谈运用。大小、比例、前后、层次、疏密、色彩、对比、协调等等，都是学问。”

常沙娜以自己的方式——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与转化、继承与升华，守护敦煌大半辈子。她的人生记忆却是从法国开始的。出生于法国里昂，幼年在艺术之都巴黎度过，6岁那年随父母回到中国时，她更像一个法国女孩。“当时我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中文倒是一句也不会。”常沙娜坦言，名字中的“沙娜”原本是法语单词的谐音，纪念出生地、一条源自里昂的河流，渐渐地，这个名字似乎预示着某种缘分，指引她走向中国西北的茫茫沙漠，开出婀娜的人生之花。

两个决定，改变了常沙娜的一生。一个，来自她的父亲——有着“敦煌守护神”之称的常书鸿。另一个，来自她的恩师——时为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的林徽因。

常书鸿把常沙娜带回中国，带向敦煌。“我的绘画童子功就是在敦煌石窟里练就的。我特别喜欢进洞画画，每到假期，都要跟着大人们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根本不用催。一面临摹，一面听大人们讲述所临壁画的历史背景与艺术风格。”那段时光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常沙娜却如痴如醉沉浸其中。

她在敦煌石窟里练就绘画童子功

——访 86 岁的工艺美术家常沙娜

好东西。

至于该怎么运用这些传统图案，关系到工艺美术的实质。要以现代意识来审视传统图案，更要以所设计的具体物品作为前提。常沙娜透露，当年自己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顶做的装饰设计几经修改才有日后的成功。第一稿设计出来，一位工程师对她直言，你的设计很好看，但是没有与照明、通风口相结合，宴会厅需要的功能不解决，设计得再漂亮也没用。

在常沙娜看来，传统图案与现代生活的结合离不开潜心的揣摩，急不得，躁不得。将对传统的理解化作内心的养分，创作所需时才会自然喷涌而出。“图案有图案的法则，色彩、造型、构成不可分割，同时，它们又与材料、功能、工艺分不开。比如做服装设计，为裙子还是衬衣设计，在呢子还是丝绸上设计，都有讲究。图案基础是从前工艺美术学院头两年的必修课，先是临摹传统的、民族的图案，包括蓝印花布、刺绣、敦煌图案等等，进而通过手工把图案转化为产品，比如拿你临摹的东西做个靠垫，通过制作知道设计与制作的关系，与材料的关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体悟的过程。”



上图：常沙娜近照。

右图：常沙娜为亚太和平会议设计的彩印头巾礼品，巧妙地运用了敦煌壁画中的藻井及鸽子图案。



快 评

来自新大陆的声音

——评 2017 年上海夏季音乐节 MISA 开幕音乐会

金毅妮

由指挥家艾伦·吉尔伯特执棒，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与纽约爱乐乐团的精彩合作，拉开 2017 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的序幕。这也是继 2015 年驻节以来，纽约爱乐第三次登上 MISA 的舞台。中城观众显然充满热切期待，剧场上座率极高，而且年轻观众居多。

音乐节开幕由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与纽约爱乐乐团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部作品原就是作曲家在纽约国家音乐学院担任院长期间，受纽约爱乐邀约而作，并由安东·塞德尔指挥这一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在 1893 年 12 月 16 日首演。此后，几乎乐团历届驻团指挥都将此作品作为经典曲目上演，其中马泽尔和伯恩斯坦指挥的版本，堪称纽约爱乐乐团的代表作。其它乐团和指挥也非常钟情于这部作品，演奏版本非常多，甚至有人还精选出十大最佳。演绎如此耳熟能详的作品，对指挥家、对乐队都是一种挑战。

原以为作为开幕曲，演出会比较中

规中矩。没想到艾伦·吉尔伯特轻挥指挥棒，第一乐章一开始低音弦乐器的柔弱与紧接着铜管的辉煌形成强烈对比，立刻改变了我的预设。乐队以突出节奏材料、突出铜管音色的方式来强调美国黑人音乐元素，主题在各声部紧密节奏、布鲁斯音调中穿梭，与美国作曲家格什温所作交响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有异曲同工之妙。副部第一主题舒缓流畅，颇有捷克民歌的风味，各乐器组音色的细腻变化、力度的丰富层次，让整个乐章充满了张力。

慷慨激昂的第一乐章过后，第二乐章开始处的管乐和弦有些瑕疵，没有同时奏响。虽然只差了一点点，但还是让我有一点失落。而接着，由英国管演奏的，常常被描述为乡愁情切的“回家”主题又略微有些直白，甚至有些甜美。这被认为表现无限乡愁的美丽旋律，曾被后人填入歌词改编成歌曲《思故乡》，并在美国广泛流传。周围的观众显然很熟悉这个曲调，有些人不禁跟着轻轻地哼了起来。这一主题随后的多次出现，让我对主题第一次出现时的处理方式有所释然。主

题每次都以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演绎，音色、力度、节奏上的细腻变化似乎描绘了淡淡的思乡、逐步演变为浓烈的乡思，其表现力跨度之广令人为之震撼。第三乐章完全是德沃夏克民族乐派风格的体现，木管主题及捷克民间舞曲风格令人印象深刻。末乐章则继续展现了纽约爱乐铜管组的强大表现力，前面乐章的主要主题一一再现后，新主题由圆号和小号共同奏出，威武而雄壮。整曲在辉煌中结束。

与诠释东欧古典音乐的权威之一，捷克著名指挥家库贝利克的版本相比，吉尔伯特与纽约爱乐的这场演出明显着重于作品中美国元素的体现，尤其第一乐章和末乐章中对于节奏、铜管音色的着重，使人深刻领会到来自新世界的声音。观众们反应热烈，指挥家不得不连续三次上场谢幕。

原计划去年 11 月造访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钢琴家布朗夫曼，因病取消了当时的独奏音乐会。昨晚钢琴家终于如约登台，下半场与乐团一同演奏了被

誉为“世界最难的三大钢琴协奏曲”之一的《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钢琴协奏曲除了严谨、深沉之外，还展现了作曲家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明朗、热情、温柔的一面，布朗夫曼以不拘泥于一种风格的方式来演绎这部作品，带来了不一样的勃拉姆斯。

作为与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为“三难”的钢琴协奏曲，乐章开始处圆号简短的引子后，布朗夫曼在琴键上强力度、大跨度的快速跑动及随后一段意外的华彩，令人心折。第一和第二乐章被处理成偏向古典的、内敛的风格，大量钢琴高难度技巧都被融入乐队协作中，成为整体音乐形象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钢琴在整个协奏曲中的地位与传统协奏曲不同，以及勃拉姆斯在慢乐章前加入了快速的第二乐章，打破了传统协奏曲快—慢—快三乐章的布局，这部作品被认为更倾向于交响曲体裁。

唯一的慢乐章中，钢琴与大提琴合奏的片段柔美文婉，以极为声乐化的方式处理，不禁使人联想到勃拉姆斯在艺术歌曲领域的建树。这个段落后来也确实被作曲家改编为一首名为《我的睡梦越来越安宁》的艺术歌曲。弦乐组的大量揉弦、部分自由节奏的处理，与其共同奠定了这个乐章极为浪漫主义风格的演绎方式。

末乐章包含了五个部分，多个戏剧性对比的音乐形象。吉尔伯特偏重于突出段落间的对比而非融合，深掘出勃拉姆斯这部作品中与他的其他作品不同的气质——活泼明朗的、热情洋溢的，以多种风格来进行演绎。

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对于钢琴演奏者的体力显然有着极大的要求，在观众持续热烈的掌声中，布朗夫曼多次出来谢幕，并与亲密合作的大提琴首席握手，与指挥简单交流后最终还是摇摇头没有加演。

虽然整场音乐会两部作品都是频繁上演的经典“老”曲目，但是纽约爱乐乐团，这个来自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的乐团还是在其指挥大师伯恩伯特的带领下，将其演绎得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到来，显然使人对今年 MISA 乐季后续上演的精彩更加期待。（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

流行音乐作词人、纪录片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音乐指导姚谦“开课”，回溯经典创作——

让歌词里的诗意与写实翩然起舞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最近，华语流行乐作词人、制作人姚谦在豆瓣时间“开课”，与网友们分享他的《歌词时光》。这位一手打造出甄妮《鲁冰花》、辛晓琪《味道》、王菲《我愿意》等广为传唱歌曲的词作者，如今又有了新的身份——纪录片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音乐指导。而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的歌词，同样出自他手。

“如果诗是为语言垫上音符，那么词就是为文字染上色彩。”姚谦在作词课中这样定义，很快在网上引起热议。在流行文化越来越趋向于“速食”的年代，神曲、翻唱泛滥而鲜少有诚意入耳之作，有人干脆把流行音乐与口水歌划上等号。由此，上世纪 90 年代那些广为传唱的流行歌词显得越发动人心弦，戳人心窝。除了作词，姚谦还是经历华语流行音乐最辉煌三十年的资深音乐经理人，李玟、萧亚轩、刘若英、江美琪都曾在他“麾下”，推出了音乐生涯的重要作品。而相比于商业和市场，在姚谦眼里，“流行”二字对标的更应是时代与生活，“我常常觉得流行音乐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跟时代、跟生活有紧紧的关系。”而对于后继，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寄语：“永远不要害怕自己的作品被埋没，重要的是把最诚实、最接近这时代的思考呈现出来。”

当新诗遇见流行乐，这是一个开始还是结束？

1986 年，滚石为张艾嘉发行了专辑《你爱我吗》，收录了诗人夏宇（李格弟）作词 of 《她想》。在前有《忙与盲》，后有《爱的代价》等代表作的“夹击”下，显得不够耀眼。

可姚谦却偏选了这首作为自己第一讲的“教科书”。他告诉记者，这其中有时代的原因，“《她想》推出之时，华语音乐正好兴起、进入面貌多元的时期——新兴的唱片公司飞碟、滚石崭露头角，既有唱片公司尝试包装偶像的林慧萍，也有从校园毕业之后决定投入音乐工作的张清芳。这之中还有作家诗人参与到流行音乐写歌词的工作中。诗人夏宇碰到一个用声音说故事、表达情感的高手张艾嘉，再加上一个喜欢新诗、了解如何表达其韵律的作曲人王新莲，新诗与流行音乐最终“亲密接触”。

“你喝咖啡加多少汤匙的糖？你先穿左脚还是右脚的鞋？你喜欢那件格子绒的衬衫吗？”歌词以都会女子对恋人的 22 个生活问题为切入口，循序渐进，慢慢铺陈，结尾最终才抛出真正想问的——你爱我吗？在姚谦看来，有意思的是前一句“你害怕吗”，让流行歌里不擅表达沟通的恋人，所表现出交杂着疑惑疲惫的不安全感呼之欲出。“这是作词人高明的地方，看似平常的字眼暗藏着厉害的针，刺激着阅读者、演唱者和聆听者。”姚谦如是评价。

这首歌词也影响了姚谦此后的音乐创作轨迹。“它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直接影响我之后对创作所坚持的标准——努力用生活中的语言去写歌词。”平凡的字眼在调配上，姚谦让不变的爱情主题呈现着不同的面貌，于是有了《味道》里的“白色袜子”；有了《袖手

旁观》里的“寂寞让人盲，思念让人慌”；有了《电台情歌》里的“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它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

今天，“平凡而深刻”的诗歌又一次赢得听者的心。前段时间因综艺节目中李健的翻唱，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戳中无数人的泪点：“一九八四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妻子提醒我修缝纫机的踏板”。

新诗错落的语句给了流行乐生活的隽永与厚度，也就注定其无法像洗脑神曲那样迅速流传开来。姚谦说：“这也是我决定以写词课的形式分享流行音乐的潜在原因之一，作品只要有一个知音就不算被埋没，而经由歌者或者是我这样的分享者在恰当的时机重新打捞，或许能让它重新扩散开来。如果最终有幸变成大众都喜欢的文艺作品，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时代，带来整体的审美提升。”

“《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我煮糊了两次面”

刘若英这样评价她的音乐领路人之一：“姚谦懂画，他懂旅行，他懂生活，他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我觉得这些生活的点滴积累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才能写出这么多好的词。”

鲜为人知的是，在从事唱片业之前，少年姚谦有个美术梦，不在音乐圈的那几年，他还办过艺术展。为江美琪所作词的《我爱夏卡尔》便是热爱美术收藏的“回馈”：“仰望星空，让我想起夏卡尔/恋爱的人，总是浮在城市半空中”。原来超现实绘画大师夏卡尔的不少画作里，人物总是漂浮在半空中，纯真而神秘。而姚谦在歌中更进一步，用一句“怎么忽然流泪了，后来又笑开了”，为静态的人添上了生动的表情。

似乎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部在“90 后”中大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同样吸引着姚谦。因为看视频太入迷，他甚至“煮糊了两次面”，就着第二锅糊面，他津津有味地一口气看完。想不到不久后就接到制作电影版配乐和主题曲的邀约。“你在时间的那里，而我在这里/以手编织着时光/温柔磨亮了沧桑/瞬息在凝望的语境/今夕是何夕”。

“我在年轻时也试着想像写古诗那样写歌词，就好像穿越剧，故意用偏文言的、看似古典实则表象的形容词，让一首歌充满所谓的‘文学感’，最容易讨好大众。可如今我觉得每个时代应该有每个时代的语言，流行音乐除非是必要，否则我还是希望它用接近现在的语言来观察现在的生活。”



本届 MISA 开幕音乐会下半场，在艾伦·吉尔伯特的指挥下，纽约爱乐乐团携手俄罗斯钢琴家叶菲姆·布朗夫曼演奏了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

■本报记者 徐璐明

在经典金曲《我将永远爱你》深情款款的歌声中，舞台上的女主角蕾切尔以一身休闲服装现身。演唱至中途，舞台上缓缓放下一块幕布，上面投影出电影《保镖》的镜头，蕾切尔隐入幕后，20 秒后幕布再次开启，蕾切尔魔法般变身盛装再现，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日前，来自伦敦西区的经典原版音乐剧《保镖》在上海文化广场开唱。这是《保镖》登陆中国的首站，在文化广场连演 21 场之后，该剧将在 12 个城市展开近 5 个月的全国巡演。

1992 年 11 月 25 日，由惠特妮·休斯顿主演的电影《保镖》在美国上映。电影讲述了一段明星与平凡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而主题曲《我将永远爱你》打动了亿万观众。然而，惠特妮本人的人

音乐剧《保镖》在文化广场开唱

原汁原味“驻场版”再现经典

生经历比电影还要曲折。2012 年 2 月，惠特妮意外溺水身亡，年仅 48 岁。同年 12 月 5 日，音乐剧《保镖》在伦敦西区首演，以此缅怀这位乐坛巨星。作为一部“点唱机”音乐剧，《保镖》不但保留了电影中的经典唱段，更巧妙地在剧情中插入了惠特妮演唱生涯中的其他歌曲，在伦敦西区的初次亮相便获得了好评。

不同于其他国际巡演版本，此次来沪的《保镖》是 2012 年伦敦西区的原装阵容。“原汁原味是本次演出的最大

特色。”此前，制作人迈克尔·哈里森表示，上海观众将在舞台上看到与伦敦西区一模一样的《保镖》驻演版。

除了舞美、道具原版引进，此次的演出阵容也不容小觑。因为角色要求高，少有音乐剧演员适合蕾切尔这个角色，而无论是外形还是声线，此次担任女主角的卡罗尔·斯坦内特都很符合制作方对蕾切尔的想象。毫不费力的高音和黑人女歌手独特的浑厚音色让人不由自主地将其与惠特妮相比较。当被问及面对这样的巨星原唱是否感到压力时，

卡罗尔表示，她不会去比较，更不愿意模仿，而是尝试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这个角色中去，尽可能地保持这个角色的新鲜度。

“音乐剧基于电影改编，但还是加入了很多新元素。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歌曲曲目的增加。电影中出名的 5 首歌显然无法撑起一部音乐剧，剧中我们将此扩容到了 13 首。”迈克尔·哈里森这样比较音乐剧和电影的不同。但让歌迷开心的是，音乐剧中的歌曲每一首都惠特妮演艺生涯中的代表性金曲。